

春
在
堂
禱
文

春在堂雜文五編七

德清俞樾

劉芝田中丞養雲山莊文鈔序

昔鄭亞之序會昌一品集也曰周霍雖有勲伐而不知
儒術枚巖善爲文章而不至巖廊宋時歐陽子亦云劉
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然則政事文學兼而
有之自古所難況在後世乎乃班孟堅有言著述者前
烈之餘事士君子本其學業發爲事功旣足以勒昆吾
而銘景鐘矣吾未聞優於其事而轉細於其餘者也自
漢以來名卿大夫以文集傳世列名藝文志者何可勝

數然則此論殆未足信也劉芝田中丞爲近代名臣余於其卒也旣爲作墓志又爲作墓碑於公之行事知之詳矣乃今又得讀其所爲養雲山莊文集都凡四十餘篇文雖不多而序記志傳各體皆具格律謹嚴詞氣淡宕曲而不支直而不肆有歐陽公俯仰揖讓之態而其記載景物則柳州諸記不能過也敷陳事理則蘇氏諸論無以加也嗟乎公固長於政事而又優於文學如此哉其送汪柳坡赴歙州軍序備陳制寇之法謂宜會師直擣其巢以拔其根本扼守長淮以備其北犯堵截長江上流以遏其南竄公之韜畧足見一斑使咸豐閒諸

大帥早用此言何至日久無功而東南糜爛哉其石樸山房記痛詆智巧貪僞之徒日趨於淫奢靡侈之路所言尤爲深切公在滬時堅拒洋人之請不許於城內創設自來水火卽此意也夫蓋公之文學卽公政事之所從出宜其兼而有之無難也公以諸生起家弱冠有聲庠序聞歲科試必居高等使公竟高蹈不出則其文學亦自有可傳而况兼而有之乎其後雖致身通顯官至開府而無聲色之好惟以圖籍自娛公事之暇一編不釋其文之工固由其才之長亦其天性使然也公之諸子皆能保守遺書不敢失墜哀集公文以行於世固由

諸子之賢亦公之家教使然也余初識公時公猶權滬稅及公備兵海上余時主求志書院講席歲必與公數四通問雖出處殊途而交誼固不薄矣既爲文以志表其墓又爲其文集作序亦後死者所不容已也聞公未出山時與同志立青山詩社倡和成集公之詩亦必可傳異日或再得讀之益可證文學政事之合一矣

左社文諸子補校序

余嘗謂治經之道其要有三曰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治諸子亦然然治子難於治經經自漢以來經師遞相傳授無大錯誤子則歷代雖亦著錄然視之不甚

重雋校不精訛闕殊甚凡諸子書之詰籀爲病者皆由
闕文訛字使然非元本如此也治諸子者必以前後文
義全書體例悉心參校而又博觀唐以前諸書所援引
訂正異同然唐以前書亦非可盡據去非求是存乎其
人高郵王氏讀書襍志精密之至然喜據羣書治要改
易舊文不知此書來自東洋彼國於校讎之學固不甚
精而以改吾中國相傳之本往往得失參半此亦通人
之一蔽也余所著兩平議久行於世自謂諸子平議稍
勝於羣經平議而海內好學之士不吾鄙棄者則皆喜
讀羣經平議而諸子平議讀者少矣何也治經猶與舉

業有益而治諸子無與舉業也夫爲之則甚難而成之又不爲世所重宜其無爲之者矣陽湖左社文運奎好學深思之士也有諸子補校之作管子荀子墨子各數十條蓋未成之書然與余所稱治經三要則皆有合焉余甚喜夫吾學之不孤也爲書數語以縱臆其成

凌筱南同年損窠詩鈔序

余以道光甲辰歲舉於鄉至今歲光緒甲午五十有一年同舉之友落落晨星而余亦衰且老矣凌君筱南乃甲辰同年中之魁士名人也自少慷慨有大志以文字受曾文正公之知及文正舉義兵辦賊君陳兵事十二

條皆中冓繁文正躋之今相國肅毅伯李公亦同年也
君佐其軍累以軍功保至道員曾一權江甯鹽巡道又
奏調赴天津綜理東洋通商之事行且大用矣而君
淡於名利不汲汲仕進江蘇蘇松太道缺員時論欲以
君補之君固辭不受也生平精研六書九數之學所著
有古今車制考螭螟巢剗記諸書於百家九流靡不通
曉乃身後遺書散佚殆盡僅存損寘詩鈔第五卷其女
壻顧君元爵釐爲二卷而刻之嗚呼君著述之存者止
此矣其詩則孫琴西太僕同年歎爲生峭古奧是真學
人之詩然如冬柳十二首以芬芳悱惻之思寫抑塞磊

落之情亦豈僅以生峭古奧見長乎蓋君流覽各家皆有以窺其奧窔非止工一體者也其下卷中有贈余之詩當時實未寫示今始得而讀之益歎其愛我之深矣余與君不惟同舉於鄉而又同生於道光辛巳方甲辰之歲余與君年皆二十有四使至今尚在則亦七十有四矣乃年止五十六而卒天生此才既不使得大用於時而又奪其年又泯滅其所著之書是何爲者也然有此兩卷詩存於後世其才其學亦畧見一斑矣

陶心雲稷山論書詩序

余生也晚於近代書家所及見者惟包安吳何緩叟而

已蟻叟以書名一時然不出魯公門徑安吳則自命甚高道光庚戌歲余與相見於袁浦語余曰書家不傳之祕惟我得之余時懵不知書未能一問其源流也及奉使中州周容齋先生方就養於其子廉訪署中亦自負能書每過余齋輒隨便作一點一畫曰若者爲米南宮若者爲趙子昂若者爲董香光其所論亦止如此而已此數公者歿而能書者亦少見光緒己丑歲陶君心雲偶以手書楹帖見贈余展視之驚曰此非近人手筆也會彭剛直公薨其孫見紳等請余爲神道碑余詳敘公一生事實文踰五千言嘆曰自來碑文之長無如趙雄

所撰韓蘄王碑而余此碑殆將半之傳之後世亦金石
林中一鉅觀也誰與書此者久之曰非陶君莫屬矣因
告之其家豐贄幣而求書焉逾二年書成筆勢宕逸道
麗而渾成視平園之書韓碑奚翅倍蓰過之爲之嘆絕
君以余能知其書也以所撰稷山論書詩百首寄示且
求序焉嗟乎余於書家源流固未深悉奚能序君之詩
然讀其詩則余有感焉自鄭康成說禹貢導山有陽列
陰列之名而後世遂分爲南北二條北條以河爲主南
條以江爲主江河形勢千古不易而風尚因之而異微
而至於藝事畫繪有南宗北宗詞曲有南曲北曲又推

而至於異教佛家有南北二宗道家亦有南北二宗大率分南北而不分東西乃江河大勢使然也凡南北分派者實皆北勝於南而人情則往往喜南而厭北其端實始於唐北史儒林傳云南北章句好尚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周易尚書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嗚呼使後世而長守北學之門戶則中原一派流傳不絕而兩漢經師家法可以不墜北學之衰自唐人正義始也今以書法論使人人而皆守梁索之架矐則由是而上窺漢隸又上而秦篆周籀不猶可得其大

概哉唐太宗喜二王書而不能深入其骨髓但喜其俗書逞媚而已一時風尚靡然從之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東坡云此論未公吾不憑不知杜老固有爲言之也杜老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此必尙存北派之意而米南宮謂此三字醜怪難狀所見出杜老下矣自唐至宋相沿一例北派寔微及閣帖出而千古書家止一王著南北兩派同盡讀君此詩則知書家北派乃自漢以來之嫡派北派廢而南派存徒爲有識者所詬病北派存而南派之眞者轉可得而見則亦未始不可與北派並存嗚呼持此說也雖以之

治經可矣余不知書而粗知治經竊願以經術之南北
兩派更從君一質之也

錢南園先生遺集序

錢南園先生爲乾隆朝名臣其少時從同邑王素懷先
生游王先生之教首重立品而立品首在慎獨先生一
生剛正之學原於此矣先生旣歿而海內重其爲人並
重其翰墨得先生之書若畫咸珍若拱璧而其詩文顧
不多見梧門祭酒刻其遺詩纔二卷耳同治間湖南巡
撫劉公始蒐輯遺文軼詩刻南園先生集五卷以行於
世蓋先生詩文不自哀集見者繕錄而存之故所存止

此劉景韓方伯於先生爲同鄉後進慕先生之爲人居
官行已皆以爲師因取湖南刻本重刻於浙江而屬余
序其端焉語有之主聖臣直然余竊謂古之直臣皆以
不逢聖主而後其直益著前明中葉楊沈兩忠愍皆以
疏劾嚴嵩得禍甚慘至今讀椒山青霞兩集無不盡然
傷之若先生生於前明以劾和珅者劾嚴嵩則其獲禍
當不在兩忠愍下乃遭逢

高宗純皇帝如天之

明劾和珅私人山東巡撫國泰卽命偕和珅同往案
驗劾和珅不至軍機直廬卽拜稽查軍機處之命以
和珅之竊弄威福而卒無如先生何視楊沈兩忠愍何

如哉蓋其忠與楊沈同其忠而不愍與楊沈異讀先生之遺集考其居官行已之大略令人肅然起敬而固不必與椒山青霞等集同觀此則其遭遇然也然余聞先生之往案山東獄也先數口微服出彰儀門宿於良鄉有馳而過者索夫馬勢甚張則和珅所使往山東者也公徐待其還要於路而搜之得其私書卽密以上聞及至山東按之皆得實由先得其要領故也由是觀之先生之材智亦有大過人者不然如尹楚珍先生之劾奏山西江南虧空曹劍亭先生之劾和珅家人劉全輿服房屋踰制轉以誣奏論罪非

高廟神聖且與兩

忠愍同禍矣烏呼以先生之風骨而又以材智佐之宜其爲一代之名臣哉詩文雖其餘事然讀其書想見其人惡得以餘事而忽之此方伯重刻斯集之意也夫

許仲孫冥記序

韓擒虎言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此雖戲言然傳記所載宋名臣韓魏公寇萊公范文正公明趙文毅公

本朝王西樵先生皆嘗爲冥官則實有其事矣意冥官亦如人間有遷轉故歷代不一其人乎然此皆死而爲之者唐張鷟朝野僉載言唐太宗夜半見一人言陛下台暫去卽來帝問君何人曰臣是生人判冥事者又高

彥休闕史載于福寺僧宏道晝則平居夕則視事於陰府是生人而司冥事自唐以來卽見記載乃知人固聰明正直不必死而後爲神也仁和許仲孫茂才德達於癸巳之秋被召爲冥官始爲速報司又調承審司旋升任爲第七殿閻羅王每夜以三更往四更返凡四十餘日所記冥中事四十餘則大旨在於勸孝戒淫重貞節懲口過題曰冥記甲午春余至西湖許君子社以其書見示且爲乞序夫神道設教聖人之微權福善禍淫天地之正理宋吳淑江淮異人錄載閩中處士張標能通冥府或卧三日五日旣蘇多說冥中事或言未來皆驗

夫如張標者不過如今人所謂走無常者耳其言猶信
況仲孫茂才以名家子生而爲神者乎余懼世人之不
信其說故歷舉古事以證之是亦息黥補劓之資也

張星階鷗榭詩鈔序

往者吳牧騶同年自雲南宦游歸以所著詩語見示多
在滇唱和之作余歎曰邊鄙僻地得諸君子提唱風騷
雖薄宦天涯而山水友朋之樂亦云盛矣四川宜賓張
君星階爲牧騶進士同年而又同宦滇中當日所共醜
唱者也余初不識其人今年春張君之子鑿彥訓和自
蜀來浙乞爲文以表君之墓序君之詩余乃知君固循

吏而又詩人也詩凡二冊第一冊不編年皆通籍以前之詩第二冊編年自癸丑始皆滇中詩也其詩出入唐宋諸名家無叫囂之習無靡曼之音格律清整似王摩詰意味淡遠如韋蘇州詞旨敷暢似白香山意思雋永似陸劍南而憂時感事弔古傷今則又駸駸乎入少陵之室矣與牧騶唱和一韻或至五六疊唱妍酬麗其樂可想與牧騶論詩深鄙前明七子依傍門戶優孟衣冠君詩之陶冶性靈自成馨逸亦可見矣君爲數十年來滇中循吏之最余已書其大略表之其阡晚年主蜀中敷文翠屏兩書院講席學者雲集橫舍不能容皆僦屋

以居蓋君之爲人固有存乎詩之外者不必以詩傳而詩亦自可傳君往矣幸有賢子以傳其詩而余得僭序其端惜牧騶墓草已宿不得與共論之也

王氏通譜序

天下氏族之至不一者莫如王氏矣有姬姓之王有子姓之王有外國姓之王而姬姓之王有二有太子晉之後有畢公高之後而畢公高之後又分爲二有魏王假之後有信陵君之後鄭氏通志言之詳矣夫以一姓之別糾繚難分欲其鱗羅布列如真諸掌不亦難乎吾浙慈溪之王氏蓋出於太子晉姬姓之王也有簡侯司馬

諱庸敬者王氏之良也以族姓之殷繁支派之淆雜乃創爲王氏通譜一書厥派凡五曰太原曰琅邪曰三槐曰別派曰零派其太原琅邪皆出太子晉而三槐則又琅邪之別也其別派所列則芊姓嬀姓子姓已姓諸王氏而畢公高後一派亦列焉所以別於王子晉之後不使與正派混至不知其所自出者或三四世或十餘世或五六人或數十百人則皆謂之零派烏乎其體例嚴矣其蒐采富矣司馬君於咸豐辛酉始創是譜旋經粵賊之亂流離轉徙鉛槧無廢歷十餘寒暑卒底於成未付剞劂遽歸道山爰有令子曰仁恩曰仁元曰仁政抱

守遺書不敢失墜思壽之梨棗以永其傳而問序於余
昔歐陽公應湘東文學王永賢之求爲漁溪王氏譜序
云據其所可知而不失之誣缺其不可考而不失之夸
推其祖之所自出有尊尊之誼詳其族之所由分有親
親之誼今觀司馬君所爲通譜亦何愧斯言乎諸子又
能敬承先志昭示後人沈隱侯有言文才相繼未有如
王氏之盛者斯言也吾卽於慈谿王氏徵之矣

邱氏家集序

邱之得姓或云出於齊之營邱或云出於陳之宛邱魯
昭公時邾大夫有邱弱則春秋固有邱氏矣世謂出於

左邱明者非也淮南邱氏明初自明州而遷由勝國以
至 本朝以文字爲堂構相承勿替幾於一門之內人
人有集而 國初河患頻仍流離轉徙咸同之間又遭
兵燹縹囊細帙蕩焉無存爰有齋庵君者邱氏之佳子
弟也悼遺書之灰燼懼先業之荒廢乃掇拾於食朽蟬
斷之餘隨其所得以次編纂其已寫定者十集成成一
冊題曰邱氏家集其中如南齋副寺西軒洗馬以及適
求君之薦舉鴻博珠巖君之供奉內廷固皆表表在人
耳目閒此外則知者或罕如浩觀悟石臥雲握雲東征
諸集藏書家鮮有著錄者至子高君則并無詩集存留

名迹更晦非爲之戢香成書則淪玉沈珠何以得顯於世哉昌黎云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刻余深爲邱氏幸矣

草心閣詩序

徐肖坡先生所著草心閣詩存一卷其第一篇題貢院號舍按年譜爲同治三年甲子先生年三十八歲其末一篇白褒城迂道按年譜爲光緒六年庚辰先生年五十四歲計此十七年中存詩一百十五篇然則先生之詩遺佚者當不少矣然卽其詩讀之而先生之爲人已可見也先生早年貧窶至不能具脩脯從坊刻時文中

觀其評語而得作文之法年未弱冠所擬鄉試題文已爲老輩所欣賞可謂能自得師者矣及成進士入詞林以未授職之庶吉士奉 敕分寫文選同館咸以爲榮後雖改官禮曹而嫻習掌故克舉其職時有議行明堂配帝之禮者舉朝聚議不決先生一言而翕然從之議覆之疏卽采其說上自王公下逮庶僚仰望風采聲望大起直樞廷則以捷才見稱居諫垣則以正論推重所請重農桑興教化雖若陳言而實寓有歐公本論之意非目論之士所能識也一麾出守由雅州守調成都守權成綿龍道及建昌道所至有聲其攝夔守也關稅溢

額幾及數萬悉歸之公不以自私尤人所難焉生平勇於爲義在京師時贖錢贖故人二女嫁於士族有故人忤權相罷官莫敢爲居停者分宅居之至二年之久不以爲嫌嗚呼先生之爲人如此則雖并無此百餘篇之詩亦自足以不朽而況此百餘篇者抒寫性靈惓懷故舊其沈著如杜其敷暢如白其纏綿悱惻又有似乎西崑諸家人可傳詩可傳先生安得不傳乎余按年譜其從王父貫玉先生實爲先君子丙子同年然則余於先生固有世講之誼而其嗣子之昇又求序於余余讀先生之詩而知其必傳又因其嗣子之寶守遺書不墜家

學而知先生遺澤之孔長矣

居易居不易居詩序

宋黃涪翁山谷集後附刻其父庶字亞夫者所作之伐檀集論者謂父子同集雖爲美談而父集附子集以行終失編纂之體戴復古石屏集首載其父東臯子詩數篇較黃集附刻於後體例殊勝余謂戴例雖勝於黃要亦由東臯子詩寥寥數篇不能成集故雖首列而終不得單行不然則如宋之三劉明之文氏五家世擅著述豈不尤美乎然如宋呂本中與子祖謙同名東萊集洪巖虎與子希文同名軒渠集則又不免混然而無別吾

讀徐耘叔先生居易居不易居詩集而竊爲徐氏歎美
不置也耘叔先生有令子曰肖坡先生所著草心閣詩
集余旣爲之序矣而肖坡先生嗣子之昇又以耘叔先
生集求序蓋同時剗剗告成者也先生屢應京兆試不
售乃橐筆而幕游羸驂單僕南北往來游歷頗廣其暮
年依其從父貫玉廉訪於山西於直隸卒無所遇歿於
京師其遇固甚窮矣然其詩則甚工有極沈著者如乞
婦行食糠婦諸篇是也有極雄古者如齊山一篇古意
七篇是也有極綺麗者如無題四篇聞雁四篇是也有
極跌宕者如秋日述懷四首及述懷三十首是也蓋其

詩各體皆工合唐宋人而一之有時而鶴立崑崙鯨跳
渤澥有時而春風柳絮明月梨花有時而崇巖峭壁萬
仞崛起有時而一碧千頃澄湖不波此豈伐檀一集東
臯數篇所能望哉固宜自成一家與草心閣之詩同傳
不朽也先生生平重結納尚名節所交多知名士一時
賢士大夫皆從之游以重贄求詩文者相屬不絕而先
生視金帛如土芥隨手揮霍輒盡遇故人之喪必躬自
經理歸之其鄉則其詩之外又自有可傳者徒以詩人
目先生又不盡先生矣

姚程三先生遺集序

姚程三先生者姚友硯先生諱念曾其子蘇卿先生諱
清華蘇卿先生女壻程襟蘭先生諱秉格也姚爲金山
望族自明中葉以來代以詩名入國朝而聽巖先生
有寶善堂集巽齋先生有迪惠堂集卽友硯先生之祖
之父也友硯先生少承家學及筮仕楚北簿書之暇嘯
歌無廢雄深雅健傳播於時蘇卿先生則以諸生終而
生平致力於詩尤深陶寫性靈琢磨風雅不媿古之作
者少時謁其宗人鐵松中丞於豫章中丞方譙客滕王
閣先生居末坐賦五言古詩一章坐客驚歎嗚呼此亦
今之王子安矣襟蘭先生卽其女壻也雖享年不永而

骨秀神清詩無俗韻山抹微雲可稱元章快婿矣余惟世擅著述若宋代之三劉家集明代之長洲文氏五家詩藝林皆以爲美談聽巖先生曾輯姚姓一家詩文至一百卷之多則姚氏一門人人有集居可見矣若女壻之集附婦翁之集以行於古罕徵昌黎集爲李漢所定而李拾遺詩不附韓集也今襟蘭先生之哲嗣宣甫司馬保守遺編不敢失墜因刻姚氏賜墨弦詩兩集而以先生益神智室遺詩附焉冰清玉潤輝映一時洵相得而益章矣國朝馮甦蒿庵集五卷爲其外孫洪承澤所刊而承澤之父無聞焉余讀三先生詩旣歎姚氏

之代有詩人而尤歎程氏之克有賢子百年之後世家
喬木吾知姚程兩家同爲金山之望矣

顧詠植西崖經說序

經學至本朝而極盛矣蓋易經先後天之異說尙書
古文之僞本皆經前人論定而不復爲其所蔽至於治
經之門徑以及聲音訓詁之學古書假借之法皆已縣
之日月昭若發矇生其後者竭心思之所至以求微言
大義之所在事半功倍有由然矣武進顧詠植明經自
幼嗜學又習聞其鄉先生之說說經頗有家法以所著
西崖經說求序余讀之如以湯放桀爲封桀引孟子封

之也或曰放焉爲證其義甚正又如以三壽爲三老以京師爲公劉始居之地名以何以舟之謂舟卽周字並與愚說合其論膏上育下及許悼公瘧別有見解蓋其於醫學亦所兼通者也惟以生民爲姜嫄之名以古爲太王之名似未免過求新異然此其少作也已卓卓可傳異時所學益精所見益正發前人所未發而爲後人所不能易必更有進乎是者吾卽於此編徵之也

寶氏三世家傳合編序

南北史中往往合人祖孫父子兄弟諸傳而同列一卷如南之王氏謝氏北之崔氏盧氏皆於一卷之中鱗羅

皆次使人見世濟之美而歎故家喬木之盛亦作史者之良法也然史例嚴謹立傳不宜太多於是史傳之外又有家傳若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鄭康成家傳王朗家傳皆是也而荀彧傳注所引荀氏家傳則彧之子曰惲曰侯曰詵惲之孫曰頽曰愷皆具載之以一家之傳傳一家之人更不厭其詳矣河內竇氏自英烈公以來家承忠孝世擅文武英烈公於國史入忠義傳其元孫諱鳳翔字德輝者死難粵西異時史館續纂忠義傳亦必與焉然有史傳不可無家傳其族人克勤所撰英烈公家傳足以輔國史以行而樾又撰德輝竇君傳

以待史館之采輯惟德輝君之父曰玉春君者以鄉里
善人終於家柱下載筆例所不紀則義甯陳君寶箴所
撰家傳尤不可少矣夫玉春君雖無所表襮然 國家
推恩於死事者子孫而英烈公之後惟玉春君實爲其
曾孫有司以應 詔書而 朝廷錫之世職竇氏世職
自玉春君始也玉春公又能以祖德勉勵其子孫上承
英烈公以下啟德輝君則玉春君亦竇氏之良也而可
缺其記載乎甸膏大令鎮山乃玉春君長孫也合三傳
爲一卷刊刻以行於世因爲書其卷端余從前視學河
南甸膏曾來應試試卷爲墨所汚有同縣范君適其鋪

席遂以所作文贈之余取入府學然則余雖不能得旬膏而旬膏之文余固能識之也聞旬膏自是卽棄舉子業而從軍旅之役已屢著戰功矣越十年仍應小試補博士弟子員亦竒士也今以知縣需次江蘇譚序初中丞時爲蘇藩一見器之黃子壽方伯衛靜瀾剛子良兩中丞皆重其才吾知異時國史循吏傳中必又赫然有其人在矣

劉光珊留雲借月盃詞序

往年余在杭州吳晉王太守時時爲余稱道劉君光珊之才深以未得一見爲憾嗣又由陳叔明離尹傳示君

七律八章蓋卽和余原韵者余讀而美之固知君爲昆
陵之詩人矣今年夏盛旭人方伯以君所著留雲借月
盦詞四卷見示乃知君之致力於詞更有過於詩者其
花紅玉白之辭月冷霜寒之思亦與詩同而循聲按拍
持律甚嚴則非於此事三折肱者不能辦也昔万俟詞
隱三臺詞自來皆作雙調讀萬紅友獨改爲三疊識者
韙之君於側犯一詞亦改雙調爲三疊此則紅友所未
見及者千里有知亦當許君爲顧誤之周郎矣雖然歐
陽公有言詩以窮而後工余謂詞亦有然君嘗出湧金
門登望雲樓慷慨悲歌以杜老窮愁賈生痛哭自比其

亦有不得於中者乎其自題秋窗填詞圖有云一寸詞腸七分是血三分是淚讀者勿徒賞其字句之工音律之細也

張小雲杭州八旗駐防營志略序

昔成周之初封建諸侯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皆使之帥其宗氏輯其分族以鎮撫其民亦先王公天下之盛心也我朝龍興遼左定鼎中原天下底定乃以從龍勁旅分駐各行省此亦古者條徐蕭索之遺制視漢初徙高訾富人充奉陵邑以爲強幹弱枝之計其用意之公私不侔矣我

浙爲東南濱海一大都會自順治二年初設杭州梅勒章京是爲杭州駐防之始十七年設杭州總管一員康熙二年改爲杭州將軍十三年裁漢軍都統設滿洲副都統二員雍正七年移杭州右翼副都統一員駐乍浦此今制所由定也自設立滿營休養生息二百餘年生齒日繁其中名臣名將以及文章經學之士後先相望而其地居杭之西偏出城跬步卽西湖也山川秀麗士女頡頏寺觀祠宇皆前代名蹟卽坊巷市廛亦多宋以前之舊訪古之士瞻望流連喬木世家望之起敬而自來未有志乘之書惟道光之季有巴爾達氏蘊之廷玉

者著城西古蹟考八卷凡滿營中忠孝節義文學武功無不備載而列朝之遺蹤古蹟寺觀橋梁亦一一書之洵足補志書之未備爲談滿營掌故者所不可少之書然自是以來幾及百年矣中間又經兵亂忠義之士奮不顧身雖匹夫匹婦亦皆效死勿去爲國捐軀事定之後朝廷褒崇忠義賜卹有加而記載缺如姓名淹沒甚非朝廷勸獎忠臣之義也張小雲孝廉博學能文精於攷古以一人之力旁搜遠索徵文考獻成杭州八旗駐防營志略若干卷上溯定浙之初歷載建牙之盛備記守營之烈旁及河渠坊巷之名視曩時巴爾

達氏之書不啻百倍過之矣書成示余余歎爲必傳之作勸其梓而行之異時 國家續修八旗通志吾知於是書必有取矣

李古漁說文解字本義訓類序

許書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據形系聯始一終亥蓋以形爲主者也至明人田藝蘅著大明同文集變改說文部分而以其諧聲之字爲部則不以形而以聲此卽近時姚氏聲系朱氏通訓定聲之書所從出夫字有形有聲而後其義出焉乃二千年來未有以義爲主而成一書者元儒戴侗所撰六書故凡分九部一曰

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
曰工八曰雜九曰疑近乎以義爲主矣然其文皆從鐘
鼎往往不合許書元人吾邱衍極詆其失謂是六書之
一厄則其書亦不足重也上元李君古漁精於小學於
許氏之書致力尤深著說文解字本義訓類一書始於
詞誼次以天地人物諸類於每字之本義引申義榮若
列眉其本義之古奧難通者采集諸家之說以發明之
而所錄篆文則概以孫刻本爲主而各家增刪移改者
皆不敢從意義賅備而體例謹嚴視戴氏之書嚮壁虛
造而託之鐘鼎者迥不侔矣夫許氏雖以形爲主然如

示部曰凡示之屬皆從示則卽示類也玉部曰凡玉之屬皆從玉則卽玉類也是許氏分五百四十部卽爲五百四十類義卽存其中矣惟義類旣繁猝不易檢許君云庶有達者董而理之李君此書其卽爲許君董而理之者乎余未讀其書而得讀其序率書數語以贊其成習苦齋畫記類編序

戴文節爲道光閒名臣風流文采傾動海內其究也見危授命大節凜然洵一代完人也公之生平不僅以畫傳而海內重公之人益以重公之畫自公之歿而寸縑尺素珍逾球鐘便面一握購之兼金小幅一幀其值百

鑑近代以來以書畫得名未有盛於公者矣菱舫都轉自幼卽工六法山水人物花卉蟲魚隨意揮灑皆有天趣弱冠以後又喜畫蘭竹而泛覽百家未有趨嚮自苦無師及得公真蹟數種日夕臨摹而畫學大進又得公所著習苦齋畫絮讀之而畫學益大進然畫絮一書止刻四卷尙有習苦齋畫記十卷未刻也都轉從公子進卿借觀之歎曰此非徒畫法也入世語出世語無不具此而其論畫尤入微妙吾私淑久矣今得此書何異入公之室觀公濡染而聽公警欬乎因依其年月次第排比之軸冊條幅便面紈素以類相從而付之剞劂氏題

曰習苦齋畫記類編嗟乎古人一技之長無不從學問
中來都轉以公爲師所謂技進乎道者歟余不解畫安
知畫理刻成見示聊識數言使世人知公與都轉皆非
徒以畫傳者也

徐見心先生史詠序

昭明文選第二十一卷詩乙有詠史一類是詩家詠史
之權輿然如左太冲張景陽鮑明遠諸作皆借史寓意
耳曹子建三良詩謝宣遠張子房詩則又專詠一人一
事者也惟唐胡曾詠史詩二卷每人每事爲一詩然
自其工氏之不周山至隋之汴水皆以地名爲詩題頗

涉纖巧如鉅橋詩之遂作商郊一聚灰武王當日未嘗聚鉅橋之粟而焚之也則亦未免苟且趁韻而已故其詩雖至今猶存而亦不甚傳播人口也若蘭谿徐見心先生史詠則知人論世尙友千載其體例甚嚴其議論甚正高出唐胡氏之上奚啻倍蓰蓋以詩人之詞而寓春秋之義不可徒以詩論亦不可徒作史論觀也先生本宋之遺臣國亡不仕與金仁山先生爲老友許白雲黃文獻皆其後輩也兩先生爲作序推許甚至所惜者原詩一千五百三十首今則僅存二百八十二首烏呼此古籍之幸存者不甚可寶乎阮文達經進書錄曾列

其書異日 國家重開四庫館吾知必將收入集部無疑矣

留香閣詩問序

女子中能詩文者多通經學者妙 本朝人文蔚起閨闈之內不乏頌椒詠絮之才而韋母周官曹大家論語無聞焉惟棲霞郝戶部夫人周照圖著有詩小聞一書其解時維鷹揚揚卽爾雅鷺白雁之鷺亦鷹類也郝氏採入所著爾雅疏中余惜未得讀其全書也于香草明經之配綠視女史名祖綬姓張氏工詞翰曉經義香草治經往往得內助焉嘗欲爲經統一書未就身歿之後

惟留香閣詩問二卷完善可讀乃其課女讀毛詩時意有所疑綠硯問而香草答也則是香草之書而非綠硯之書然能疑能問亦足見其所學其問齊子之稱香草援吳孟子之例以答之綠硯謂女子稱子如之子于歸之類齊人稱齊女自應稱齊子此其所見似轉出香草之上余謂齊人稱文姜爲齊子猶其稱魯莊公爲我甥一則正名也一則別嫌也使綠硯生前得聞吾說或亦有取乎烏乎綠硯往矣而此二卷書自可與周照圓之詩小聞俱傳香草多情哀逝之懷亦可以稍塞矣

三六橋可園詩鈔

壬辰暮春六橋都尉攜其師瓠樓詩數章訪余於右台
山館余讀之有云凍鳥啼林腔尙澀雛狸竊果術先工
又云石盡玲瓏何得瘦樹求疏古不嫌枯余詫曰何其
詩之似老夫也已而六橋又以其所作可園詩鈔求序
余讀其春日偶成云移枕簟來花好處倚闌干趁月明
時詠落葉云鶴爪粘來乾有韻馬蹄踏去滑無香又詫
曰何其詩之似瓠樓也夫自曲園而瓠樓自瓠樓而六
橋沆瀣一氣洵不虛矣然余自十五六歲始學爲詩至
今歲七十有二而所爲詩終不外香山劍南一派自愧
詩境之不高諸君子興高采烈更唱迭和家有千里人

懷盈尺盍摹三峽星河之句而爲杜乎不然則襲山石
犖确之調而爲韓乎又不然則高唱城上高樓而爲柳
微吟燕寢清香而爲韋乎不此之爲而乃從曲園以期
入香山劍南之門徑噫柳下惠少連其志亦不免少降
矣雖然詩固所以寫性情也雕斲性情而爲詩其猶戕
賊杞柳以爲杯棬乎是故顏之鏤金錯采不如謝謝之
初日芙蓉不如陶老子云道法自然諸君子之詩進乎
道矣豈必以曲園爲師哉世傳白香山詩必老嫗能解
而後存之故多流於率易此不知詩者也白香山使老
嫗解詩正其經營慘淡之苦心也文章家貴深入顯出

惟詩亦然使老嫗讀之而不解必其深入而未能顯出也故方其求入之深也徑路絕而風雲通雖鬼神不能喻及其求出之顯也則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矣六橋年少而才美得吾說而深思之與其師瓠樓互相切磋以求其深而又深又求其顯而又顯有一唱三歎之音而無干辟萬灌之迹合杜韓韋柳而鑪冶之以自成一家則雖香山劍南可以駕而上之而曲園又何足以望之

王夢薇花市閒吟序

夢薇所著書甚多已刻者三十八卷未刻者尙有若干卷而花市閒吟一卷則其近年來所作詩也夢薇築屋

於杭州官巷其地乃古花市也故以花市名而曰閒吟則聞者疑焉其大弟子六橋都尉曰異哉吾師之名此集乎以境遇論則逆甚以筆墨論則繁甚以積年累月之病體論則又憊甚是天下至不閒者莫吾師若也何閒之有乃以此意問於老夫余曰以人視爾師不閒也以天視爾師則固曰吾已閒之矣以爾師之才宜大爲世用乃小用之而仍不竟其用此天之閒之也天之閒之者天之成之也天固奪其官而與之名也爾師知之矣天旣閒之雖不閒閒也天也爾師其善以承天乎夢薇旣歿其門弟子謀刻此集因率書此以復六橋卽爲

之序

傅子式西泠六家印存序

余嘗謂後人事事不如古人而刻印一事轉似後人爲勝楊子雲稱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古人如鍾繇李邕之屬自刻碑者有之自刻印者無有益古尙銅印吾人不能以鑪錘從事一也其字率用繆篆取綢繆之義苟以求合乎印之方廣大小屈曲填密而已工匠之巧非士夫之事二也自宋以後晁王顏姜譜錄日出而此事乃益尊奏刀者始皆士大夫矣傅子子式篤嗜金石尤好古印以所裒聚西泠六家印存求序於余六家者龍泓

館丁氏小蓬萊閣黃氏吉羅龔蔣氏冬華龔奚氏求是齋種榆仙館兩陳氏也此六君子皆抱倜儻不羣之才具淵博無涯涘之學數萬卷書蘊積於胸中而流露於腕下故其所爲諸印不拘拘於法而秦篆漢隸六朝版碣皆鎔而一之烏呼此豈僅古之所謂繆篆也哉世之耳食者見有佳印輒曰逼真漢印余謂本朝諸家之印直有超漢印而上之者觀此編益信摹印諸家得此編而神明之變化之印人之學可以前無古人矣

崔懷瑾四諦通釋序

夫諦之說之不明久矣鄭君生東漢之季已不能盡知

而援引經緯具有依據所得爲多王肅之徒好與鄭異
有宋以來又多牽於俗說 國朝諸儒於此事各有辨
論然亦得失參半禮家聚訟而禘尤甚歸安崔懷瑾於
是有四諦通釋之作所謂四諦者曰祭昊天上帝於圓
丘之諦曰祭感生帝於南郊之諦曰三年喪畢之諦曰
五年殷祭之諦條分件繫義例詳明而辨駁快利有毛
西河之筆舌而無其疵累是亦一可傳之作矣余於禮
學膚淺不足以裨補萬一雖承下問無所獻替姑以平
時所見附質焉竊謂禘之祭也實以祭感生帝爲主故
其字從帝周禮雖以昊天上帝與五帝並言然析言之

則昊天止稱天五帝止稱帝其字從帝知其義起於祭五帝也白虎通曰禘之言諦也蓋帝有五必審其孰爲我之所自出故有審諦之義若天則一而已何諦審之有於是五年殷祭亦謂之諦審定昭穆有諦義焉詩序曰雝禘太祖也此殷祭之諦也又曰長發大禘也此祭感生帝之禘也其後因五帝之禘而推之圜丘亦謂之禘祭法篇鄭注曰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是也又因殷祭之禘而推之則三年喪畢之祭亦謂之禘周官鬯人職注所謂始禘是也原其始則止有二禘又原其始則止有一禘禘五帝而已若時祭之禘則鄭君疑是夏殷

之制可勿論也鄙見如此似與懷瑾之說有異而實與懷瑾之說有發明無牴牾故書以質懷瑾卽以爲序

龍興祥符戒壇寺志序

龍興祥符戒壇古一寺也創始於蕭梁之初名發心寺後改名衆善寺又改名中興寺至唐神龍三年改中興爲龍興而龍興之名立矣吳越時於此立戒壇院乃有戒壇之名宋祥符初改名大中祥符寺乃有祥符之名名有三而寺則一也建炎之初寺燬於兵於是興廢不常或改爲軍器所或改爲貢院或改爲縣治或改爲酒庫其後隨時修復則或曰龍興或曰祥符或曰戒壇考

寺之初基廣袤九里有奇則寺址本宏雖分三名同歸一寺其中名蹟有法華塔天中塔觀音三昧井錢王九十九眼井之類又相傳有十寶見宋王鞏隨手襍錄錢王時外國所獻頗眩加其一也可厭十里火殃杭數被火而龍興不及焉由有此寶也寺僧自僧佑以下代有聞人而贊甯尤著不獨闡發宗旨抑且涉獵儒書如駁春秋繁露論語懸解諸書皆非尋常釋子語夫累代興修之蹟勝流會萃之區豈可聽其泯沒已乎張小雲孝廉吾黨中高材生也博采羣書訪求故老成龍興祥符戒壇寺志十二卷其初屬稿曾與余言之余許爲作序

乃書甫成而小雲遽卒丁君松生取付剞劂仍以小雲遺意乞序於余余喜此書之行而惜小雲之不及見又深感丁君之不負死友也溯此寺開山實爲梁僧佑律師師固俞氏子乃吾宗也而贊甯爲德清人又吾同縣也自惟淺薄似有因緣爲序而歸之亦如元俞德鄰之序龍興唱和詩以挂名其端爲幸矣

黃朝槐荀子詩說箋序

花農太史視學廣東所取多通知經學之士於新甯得黃氏兩生焉昆弟也其兄曰朝槐弟曰朝桂皆有子勝斐然之志槐所著書凡三種曰荀子詩說箋曰何劭公

論語義牘義曰何劭公孝經義蓋皆因鄙人之說引申觸類而增益其所未及焉嗟乎余學術麤獷偶有采獲初無深湛之思不圖此沾沾者遂足爲海內英俊之士前馬也花農將受代請余序其荀子詩說箋殆將刻以問世乎荀子說詩固毛傳之先河惟其學出於孟仲子康成云是子思之弟子則與學於孟子之孟仲子必非一人似未可據此遂通孟荀爲一家雖然孟荀之學似異而實同性善亦孟子蚤年之說耳觀盡心下篇口之於味一章前五者不謂之性謂之命後五者不謂之命謂之性則卽荀子聖人化性之說矣荀子斷斷與孟子

辨殆未見及此余因此箋中有欲爲孟荀作調人者故以斯言助之似不必合前後兩孟仲子爲一人然後見其異條同林也花農以爲何如作者又以爲何如至其弟所著詩書古訓補遺爲阮文達拾遺補缺亦見精博廣人名地名對雖季緒瓌瓌然亦可徵蒐輯之勤余是以信南粵之多材而歎花農之能得士也

徐花農粵輶集序

學政一官昔人所稱儒雅莊嚴者也然余謂天下之官莫難於學政尤莫難於廣東學政廣東道里遼闊學政終歲奔馳其得在署度歲者止初下車一年耳餘則草

行跋而水行涉無片刻之暇而考試人數又什百於他
省廣州一郡以經學古學應試者至一萬三千餘人他
可知矣其考試門類尤爲夥有兵家言有醫家言有
術數家言甚至琴學書學棋學詞曲之學無所不有有
一門類必出題數道學政遇考試經古卽出題一事非
窮日夜之力不能給乃其人材旣盛弊竇亦多市井大
駟以衡文校藝之場爲格五六博之局利之所在弊卽
因之唐人之進蠟彈宋人之賣紙球猶其瑣瑣者也非
有飛耳長目鮮不墮其術中花農負絕人材智而所學
尤淵博無涯有請題者隨所請而與之蟲鳥兩天雞周

漢兩司空從容酬答未嘗稍窘至於防弊脈摘無遺他人百計嘗試卒不可得數千人中一問其姓名他日相見張甲王乙李丙趙丁無能混者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奧目覽手答心算口占懸牌於門傳誦於市在任三載弊絕風清報滿之日有製爲冰壺玉尺以贈者若書名於蓋懸額於堂更遐邇相踵也嗟乎花農之於官可謂勤矣甲午嘉平旣望受代而還乙未元旦航海至滬越七日至吳中訪我於曲園出示所刻粵軼集四卷凡古今體詩若干篇自京師首塗及在粵按試九府兩廳所作皆在余讀之悚然異焉夫花農之詩余讀之多矣卽

花農諸集如日邊酬唱墨池賡和之類余序之亦多矣然則何異乎爾異乎走鞭飛蓋之時墨瘁紙勞之地而唱妍酬麗玉應金春仍如日邊酬唱墨池賡和時也花農之才豈可以斗石計哉花農乞一言爲序余謂詩之工不待余言惟粵輶而有是集非花農不能辦此余所以深爲花農異也自是以往征輶四出必更有一官一集之編斯集猶其濫觴也

徐花農嶺南實事記序

廣東文風甲天下廣東弊竇亦甲天下廣東學政之不易爲百倍他省余序花農粵輶集已詳言之矣然讀粵

軺集止見其才思之洋溢肆應之從容而其三年以來之殫精竭神不遺餘力未足以見之也及讀嶺南實事記十餘冊其關防嚴密卽昔人所謂關節不到閩羅包老也其衡鑒公平則昔人所謂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也其發姦摘伏明察如神則昔人辨水輕酒重外溼裏燥無此奇中也其處置妥洽情理兼盡則昔人使甲入乙舍乙入甲舍無其明快也嗚呼以花農之才識優長精神充裕豈獨廣東學政克稱其職哉雖爲封疆大吏亦綽然有餘矣乃吾又讀其示陽江鍾國鈞云爾有此痕迹在疑似之間倘爾置身通顯之後有人筆而

書之豈非終身之憾士君子當爲千古之完人不當圖一時之榮利此等訓誡豈尋常有司條教所有哉又有示肇慶考生者云孟子有言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爾果文字可觀豈在儀飾之美公西華肥馬輕裘固不見屏於聖門原思踵決肘見何嘗不推爲賢者爾等深明此義則爲學之道益進矣其隨時告教類如此而外閒誣花農者猶謂其專取衣飾翮其反矣花農防弊雖嚴而愛土甚切故有廩生舞弊情尙可原或因將屆歲除而還其衣衾或因恭值慶科而予以開復又有考生行李被盜所由緝獲無期一侑生因資斧告

匱試畢不能還鄉皆瑣瑣瀆陳此在他人麾斥使去而已花農則給予銀錢俾不至流離異地仁政仁術兼而有之者也下車之始裁汰教官堂敬行部所至振郵所屬水災補植大庾嶺梅樹以培元氣而振起人文禁合浦之人剖蚌采珠而食其肉以養祥和而爲此邦造福雖其事至細而推論甚精讀者不可徒以公牘視之也花農之奉使入粵也面承

天語諄諄以防弊爲主

花農果能敬承

聖意弊絕風清此日還朝覆命

必邀

特簡異時功業爛然繼文敬文穆兩公而起

吾老矣不及見也然而於此錄徵之矣

華亦曹蘭湄幻墨序

往年上虞謝韻仙女史以詩爲贅師事吾親家彭剛直公於西湖退省庵出其鄉先生華君亦曹所著蘭湄幻墨示公公讀而奇之至吳下與余言欲用西洋石印之法印數百本以行於世會以巡江愬愬別余而去旋有粵東之行及歸而公已病此事遂不果而余實亦未見此書也歲在甲午公孫佩芝補琴雨昆仲來吳下以此書求序云將付之石印以副先祖之遺意余始得見此書鉤心鬪角翦月裁雲其神妙真不可思議文字之奇一至於此宜剛直之讀而心折也夫回文之詩離合之

體古人遊戲往往有之蘇伯玉妻盤中詩從中央周四角今其詩雖存而其體製則不可見魏晉人作鏡銘扇銘每有以八字回環讀之得一十六句者雖見巧思亦寂寥短章而已蘇蕙璇璣圖豔傳千古圖凡八百四十字宋元閒有起宗道人以意推求得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明康萬民又尋繹是圖得四千二百六首合之共七千九百五十八首 四庫全書著錄焉此古今絕作也乃今觀此書中有璇璣續錦一篇卽仿璇璣而作字數旣同詩數亦必與同頓使是圖古今有兩嗚呼奇矣此外旁行斜上層見疊出無美不搜無巧不備其創始

在康熙三十一年甲午至今光緒二十年甲午凡一百八十一年中間曾遇回祿之災幸而不燬鬼呵神護以至於今幸爲剛直所賞又幸而公之諸孫敬成祖志遂得大顯於時蓋文人苦心天固不忍泯沒之也先生有錦上花一圖凡七言詩三十六句卽自題幻墨者余旣爲製序又仿先生此圖作詩一章東家效顰先生詩中已及之矣九原有知能無一笑惜剛直公已騎箕天上竟不得與之共讀余詩所謂寸心展轉涕漣洏良非虛語也

陳忠肅公墓錄序

丁君松生既修築宋陳忠肅公墓而孫君康侯又輯陳忠肅公墓錄一卷自宋史本傳及郡縣志乘諸家詩文紀載采掇無遺亦云備矣中有一條云德祐元年八月陳文龍黃鏞相繼上章乞歸養母不允是時主幼國危朝臣畏避以母老爲辭忠孝之誼兩無所據此數語於公似有微辭初意欲爲刪去繼而思之於公之大節無損也本傳云未幾議降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是乞歸養在議降之後考瀛國公紀德祐二年陸秀夫等至大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稱姪孫不從太皇太后命用臣禮是其時降議已決矣下乃書同簽書樞密院事黃鏞參

知政事陳文龍遁公乞歸養卽其事也夫使君臣上下
齊心死守敵至則痛哭於丸廟之下背城一戰同死社
稷是則見危授命正在斯時備員政府萬無去理今旣
納款稱臣爲大臣者不去何待豈有君則牽羊臣則巷
戰者乎卽使不去不過相從北去而已不如乞身而歸
猶可望桑榆之收也公出國門又上疏求還不如公意
如何然實則留固忠臣去亦義士此舉不足爲公病則
此數語亦不必刪也當時王應麟亦以遁書而不失爲
宋之遺老況公之終於抗節而死者乎因讀墓錄縱論
及之願爲公一雪此言也宋史書黃陳二公之遁在德

祐二年正月此云元年八月是亦考之未審者元年八月未決降議何爲遽去乎半年遲早於公之大節所關不細是不可以不辨也

同仁祠記序

昔孔子歷論微子箕子比干謂之三仁此三人者其志不同其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稱之至孟子乃暢發其旨於伯夷伊尹柳下惠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以是言之仁者人心也人人自盡其心卽人人自盡其仁其不同也正其所以同也嗚呼此仁之所以爲大歟前明宸濠之

亂亂之未作也江西按察使胡公世甯首發其奸亂之
既作也巡撫江西都御史孫公燧死之王公守成平之
三公皆浙人也嘉靖十七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周公
汝員以干佛閣舊基建祠以祀三公額曰同仁蓋三公
之事不同而其爲仁則同以同仁名其祠固孔孟之微
意也國朝康熙閒有好僧復謀改祠爲寺當事諸公皆
執不可同仁之祠得以不廢蓋亦公論然也阮文達公
撫吾浙時曾列入兩浙防護錄及咸豐間粵寇據杭祠
毀於兵亂定之後鞠爲茂草於是杭之士大夫鳩工庀
材葺而新之門廡堂皇悉如其舊仁和孫君仁甫乃蒐

輯建祠始末并備載三公行事以至藝文公牘合爲一編題曰同仁祠記昔明季吳介子著一書曰仁書載歷代死事之臣始於湛身終以慟哭然比于死而仁微箕生而亦仁仁豈必以死見哉是故孫公仁也胡王二公亦仁也同仁之名三公之定論也嗟夫三公往矣方今時事日艱有如胡公之洞燭於幾先者乎有如孫公之慷慨而就義者乎有如王公之不動聲色削平大難者乎海內志士仁人讀是記也必有觀感而興起者矣

半潭秋水草堂詩草序

栗香女史乃吾邑詩人也其先德沈宏年先生嘉慶二

十三年舉人官建德教諭女史幼承父訓性耽吟咏定
省之餘鍼黹之外惟詩一編而已年二十歸黃氏其夫
子雪舫茂才亦名下士也於是以琴書爲授受以詩酒
爲倡隨一時有管趙之譽唱妍酬麗玉綴珠聯讀夏日
聯句諸篇可謂福與慧兼者矣台題詩草曰半潭秋水
草堂而分內外二編茂才所作曰外集女史所作曰內
集居無何茂才赴召玉樓女史執柏舟之節年僅三十
有三中閒又更兵亂外集倖存而內集竟付劫灰今所
存者乃其記憶於鎗殘漏盡之後收拾於哀朽蟬斷之
中者也詩多近體陶冶性靈流連風月類少陵所謂新

詩近玉琴者余向未之知亦可謂國有顏子而不知矣
女史晚境頗齋其長子三子皆入邑庠不幸早卒僅存
一子一孫白髮青燈米鹽淩襍詩有云天邊福壽如山
海欲付塵寰木石人讀之爲長大息也

謝韻仙女史詩稿序

謝韻仙女史乃彭剛直公女弟子也家在上虞距杭州
三百里而近剛直之在西湖女史往往渡江而來相依
累月然余至湖上則每不相值故未之見也剛直恒稱
道其賢且時誦其詩余深以未得一見爲恨及剛直薨
遂不復相聞今年夏余孫婦彭氏卒剛直之女孫也余

憫其賢而不壽爲詩哭之又爲小傳以表彰之分貽知好因亦以一冊致女史旋寄來輓詩四章又以手書見寄贈我新詩且示舊稿余讀之約略可分爲三卷其上卷皆爲剛直公作中卷則與餘人倡和者下卷則詠物居多清辭麗句中饒有風骨非尋常閨閣中人語剛直所賞識信不虛矣余衰且老江淹才盡來書推許太過愧不敢當因思毛西河爲女史鄉人其集後附徐都講詩女弟子也余非西河豈容妄覲然剛直詩集行世久矣後人有重刻彭剛直集者或附刻女史詩則女史者其卽彭剛直之徐都講乎